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CAMBRIDGE

Mao Tse-tung, the communist leader of China who died in September 1976, at the age of 82, was the first of the communist leaders to die. He was a revolutionary leader, during his quarter-century of leadershi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ver the international redemption and internal modernization of the 900 million Chinese people, but he also assumed for much of that time the role of a conservative of international Marxism-Leninism as one of its leading exponents. He was a revolutionary leader, but he also assumed for much of that time the role of a conservative of international Marxism-Leninism as one of its leading exponents.

历史天平上的 毛泽东

（插图本）

[美] 迪克·威尔逊 主编

Dick Wilson

王伟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历史天平上的 毛泽东

（插图本）

[美] 迪克·威尔逊 主编

Dick Wilson

王伟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 插图本/ (美) 威尔逊 (Wilson, D.) 主编; 王伟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8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石仲泉, 萧延中主编. 第2辑)

ISBN 978-7-300-21749-9

I. ①历… II. ①威…②王…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A7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6592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

插图本

[美] 迪克·威尔逊 主编

王伟丽 译

Lishi Tianping shang de Maozedo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9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5 000

定 价 49.80 元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逢先知 龚育之 冷 溶 朱佳木
李忠杰 金冲及 石仲泉 李君如
李 捷 陈 晋

主 编 石仲泉 萧延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大勇 石仲泉 许纪霖 朱学勤
任剑涛 杜 蒲 张小劲 张 宁
张 鸣 李向前 宋新宁 周蔚华
郑 谦 庞 松 贺耀敏 高 华
黄嘉树 萧延中 景跃进 程 农

总 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杨炳章 (Ben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逢先知、龚育之、冷溶、朱佳木、李忠杰、金冲及、李君如、李捷和陈晋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前 言

vii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袖，逝世于1976年9月，享年82岁。他曾是世界上殊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他不仅带领九亿中国人民进行了国际援助和国内现代化，而且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实践者和改革者，对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来自非西方传统却有如此作为的第一人。

所有人，包括本书的作者在内，可能都会争论这些问题：毛泽东这位中国领袖究竟有多伟大？有多成功？他的成就又将持续多久？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即毛泽东已经超越了20世纪的所有人，他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而且，即便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敬仰仍可能会继续下去。就世界范围而言，毛泽东肯定与列宁这样的人物比肩；就中国而论，至少在近两个世纪内，中国还未曾有人能够达到像毛泽东一样的高度。因为如果说确曾出现过类似的人物的话，中国就不会被世界如此轻视，而毛泽东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会如此艰难。毛泽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人。毕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对于那些年轻人而言，从未有哪个单独的人物或是思想的精微之处被人们如此热切地探究。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成长经历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没落，而此时恰是西方维多利亚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毛泽东生命的前半个世纪中，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大小小的革命和内战。此时，毛泽东尚未承担起治国安邦的重任，他正投身于普通群众的社会改革组织之中。1921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但由于他不赞成僵

viii

年之后，才真正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权。1935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恰在此时，毛泽东被推到了前沿。也许是因为命运的垂青和毛泽东那良好的判断力，中共所面临的局势转危为安。自此，毛泽东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话语权。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这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因为正是这场战争宣告了中国反共产主义者的失败，同时也彰显了毛泽东举起的爱国主义的大旗。

但直到1949年毛泽东55岁时，他才得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自此由革命转向了执政。在他治理国家的27年间，中国经历了从与斯大林的紧张联盟到尼克松的公开访华，也经历了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这期间还包括毛泽东与他的接班人，比如刘少奇、林彪，甚至是他的妻子江青的争执。诚然，毛泽东的经历，现时代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并且，在同样的时间里，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取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彻底、如此之富有创造性的成就。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至今仍不能确定是否有人能够给毛泽东写出最为公允的墓志铭。毕竟，毛泽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在这段极为关键的历史岁月中，他的活动已经触及了太多的层面，他的视野过于宏大，他的思想颇具争议，因而至少在近期内人们很难对他做出令人满意的评价。另一方面，随着大量有关毛泽东的新材料的发现，目前的研究无疑更加困难。这些新材料主要由红卫兵出版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并在过去的几年里逐步为外界所使用。正是由于这些材料往往来自非正式渠道却揭露了某些隐情，故而我们在这些材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些材料的权威性问题。其次，我们还要考量，如果这些材料可以为我们所用，那么对于毛泽东的那些早期评判，这些材料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需要对毛泽东做出暂时性的评价。为此，*《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经常开放专栏来讨论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政策。现在，毛泽东已经离世了。我们特别邀请了曾参加过《中国季刊》相关讨论的诸位学者，对毛泽东的生平做一个“盖棺定论”并集结成本书。

本书包含1篇导言以及11位作者的10篇论文。这些学者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都成就斐然。概而言之，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年代，他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包括远东、欧洲以及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他们每个人在本书中都探讨了毛泽东成就中的某一独特领域。

本书主要论述了10个主题，涵盖了毛泽东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重叠之处。第一篇，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探究了毛泽东毕生的兴趣所在——哲学。第二篇，毛泽东的传记作者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讨论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并在文中论述了他早年所得出的针对毛泽东的某些论断。第三篇，密歇根大学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对毛泽东执政内外两个时期的政治领导方法和风格做出了极富创见性的分析。第四篇，巴黎的纪亚玛（Jacques Guillermaz）教授描述了毛泽东备受第三世界推崇的军事理论及其实践。第五篇，米兰大学的恩瑞卡·匹斯切儿（Enrica Collotti Pisichel）博士提出了毛泽东的教育观，并在文中阐述了如何从师生关系这一角度来解释毛主义的基本困境。第六篇文章由伦敦亚非研究院的克里斯托弗·豪（Christopher Howe）和肯尼思·沃克（Kenneth R. Walker）共同撰写，文章开创性地研究了毛泽东的经济政策以及他对中国国家经济的相关调整。第七篇，伯克利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认为毛泽东继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传统，论述了毛泽东在湖南时期的思想转变。第八篇，《卫报》的中国评论员约翰·基廷斯（John Gittings）向我们展示了在国际关系领域，毛泽东如何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而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第九篇，堪培拉的王赓武（Wang Gungwu）接着讨论了毛泽东事业中那些可能为中国所特有的诸多方面。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由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撰写，他论述了毛泽东所宣称的全球普遍性，并将毛泽东视做20世纪的改革者。

关于毛泽东这位伟大中国领袖所产生的影响，这本论文集是当代学者对此所能提供的最佳论述之一。当然，这其中包含有人们对

x

毛泽东所做出的若干评价，这些评价或肯定，或否定，或暂且存疑。本书将论述毛泽东那不朽声名之下相对短暂的生命历程。读者们可能会发现，本书的论点、评判和讨论都是基于扎实的知识，且均出自对第一手中文材料的研究。并且，本书的每位作者都将毕生的心血投注于当代中国研究之中。尽管他们的观点可能彼此不同，但却值得我们做整体性的思考。毕竟，这些作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每一位都曾在《中国季刊》或其他地方发表过类似的文章，他们都曾对毛泽东和毛主义问题进行过深入透彻的分析（尽管并不总是用英文书写）。

这本论文集是目前学界在毛泽东逝世后得出的相对较早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本书将会帮助所有研究国际事务的人去思考，对于未来的中国和世界而言，毛泽东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同时，本书也会帮助人们去理解，当这些诚实的观察者们在评价这位卓越的领袖时，他们基于相同的证据能够得出哪些不同的结论。

本书能够如此快速地完成，必须要感谢很多人。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季刊》编委会，尤其要感谢的是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克里斯托弗·豪和斯图尔特·施拉姆。其中奥克森伯格第一个提议并讨论了本项目，豪负责了整个项目的事务安排，而施拉姆为本书编辑工作的计划实施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同时，我也要感谢阿利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和丹尼斯·约翰逊（Dennis Johnson）在翻译中的协助，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提供了本书的标题，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帮助我们按时完成了这本书。

迪克·威尔逊

1977年1月于伦敦

编著者简介

爱德华·弗里德曼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中国政治，著有《退向革命》(*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一书，并将完成一部关于爱因斯坦与毛泽东的新著。

约翰·基廷斯任伦敦理工大学语言学院汉语言高级讲师。他经常为《卫报》供稿，著有《世界与中国(1922—1972)》[*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该书是关于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近期研究。

纪亚玛直至近期仍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持当代中国资料和研究中心的工作。他从1937年开始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最近，他出版了新著《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49)》[*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以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9)》[*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1949—1979)*]。

克里斯托弗·豪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与政治研究系经济学副教授。自1972年10月起，他开始主持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工作，著有《中国城市就业和经济增长(1949—1957)》[*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1957)*]、《现代中国的工资形式和工资政策(1919—1972)》[*Wage Patterns and Wage Policy in Modern China (1919—1972)*]。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在密歇根大学教授中国政治。他最近出版了《七十年代的中国：问题、政策和发展前景》(*China in the Seventies: Problem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恩瑞卡·匹斯切尔任博洛尼亚大学文学院亚非当代史研究副教授。她的著作包括《中国革命的思想起源》(*Origini Ideologiche della Rivoluzione Cinese*)，其中涵盖了中国革命史。

斯图尔特·施拉姆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学(中国问题)教授，并从1968年现代中国研究所建立至1972年10月任该所所长。他撰写了许多著作，包括《毛泽东》(*Mao Tse-tung*)、《毛泽东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和《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Mao Tse-tung Unrehearsed), 并编有《中国的权威、分享与文化变革》(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本杰明·史华慈是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莱劳伊·B·威廉士讲座教授、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著有《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Fu and the West)、《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动中的意识形态》(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and Flux) 及其他诸多著作文章。

魏斐德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席，著有《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以及《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 tung's Thought)。

肯尼思·沃克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与政治研究系主任、经济学教授（特别是中国问题），著有《中国的农业规划：社会主义化与私营部门（1956—1962）》(Planning in Chinese Agriculture: Socialisation and the Private Sector, 1956—1962)。

王赓武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教授、太平洋研究院院长，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史以及史学问题的文章。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1949 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独立、现代性和革命的影响》(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49: The Impact of Independenc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 是《中国季刊》的主编，《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的前主编，著有《人类的四分之一》(A Quarter of Mankind)、《亚洲的觉醒》(Asia Awakes) 和《长征(1935)》[The Long March (1935)]。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rganized by the China Quarterly,
1st edition, 9780521291903 by Dick Wilso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目 录

导论	(1)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	(9)
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29)
政治领袖毛泽东	(54)
毛泽东的探索	(55)
毛泽东的权力概念和领导概念	(57)
毛泽东的治国方略	(67)
毛泽东执政的程度	(86)
作为战士的毛泽东	(93)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	(94)
毛泽东的军事学说	(100)
作为导师的毛泽东	(114)
经济学家毛泽东	(139)
导言	(139)
毛泽东早期的经济工作和思想	(140)
1949 年毛泽东为接管经济所做的准备	(142)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立	(144)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	(146)
第一次“跃进”：1955—1957 年	(149)
1958 年“大跃进”	(154)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即刻回应	(159)
被批判的毛泽东：1959—1962 年	(162)
1962 年之后的毛泽东经济思想	(167)
结论	(169)
未解决的问题	(171)
爱国者毛泽东	(175)

政治家毛泽东	(194)
结论	(210)
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	(215)
作为改革者的毛泽东	(239)
结论	(254)
注 释	(259)
参考文献	(281)
索 引	(283)
译后记	(290)

迪克·威尔逊 (Dick Wilson)

任何领袖，如果统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都将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毛泽东的地位却远超于此，他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而蜚声世界，这本发行数百万册的“小红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几乎可与西方的《圣经》相媲美。“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干就是学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些口号已被纳入了世界用语中，使毛泽东几乎成为整整一代人的口号缔造者。

然而，作为这些 20 世纪格言的创造者，毛泽东并不是一位新世界宗教的创立者，也不是那个能够为我们的现代病症开出诊断药方的人。他思想的普适性必须置于中国的情境之中。毕竟终其一生，毛泽东也仅仅出访了一个国家——苏联。在本书中，王赓武已经极富开创性地探讨了毛泽东所具有的中国特性。但是目前的状况已足以表明，毛泽东那种狭义上的爱国主义已经遭到了国际主义者的反对。毛泽东对此开诚布公。他在 1937 年曾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Agnes Smedley) 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而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却意味着与苏联的敌人结盟，并且有人将会认为，这是以其他人的革命作为代价的。这些敌人包括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Franz-Josef Strauss)、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Augusto Pinochet) 以及奥尔登·罗贝托 (Holden Roberto) 等。

正如约翰·基廷斯所认为的，1972 年尼克松访问北京，“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同时我们却“很难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当然，基廷斯也承认，像中国这样的

国家也存在着外交领域的基本困境：一方面，中国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鼓励海外革命和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中国又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竭尽所能来保卫自身，以抵抗那些对它有威胁的国家。毛泽东毕竟不是一台计算机，他有着人类的感情，也有着人类的缺点，而其中之一可能就表现在他对于苏联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所产生的那种个人愤懑感上。1949—1950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此时他需要向苏联寻求援助以振兴中国。此后他曾称这次经历为“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毛泽东易犯错误的另一个方面还在于，即便是在中国国内，他的权力也是有限且不连续的。毛泽东的选民是卡斯特罗的上百倍，是铁托的40多倍。正如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毛泽东不仅是个执政者，为了使他的政策能够被中国共产党内的同僚接纳，他也要进行艰难的斗争。奥克森伯格认为，毛泽东像亚瑟王一样，是众多贵族中的君主，或者类似于《水浒传》中的宋江。宋江经常被比做英国的罗宾汉（Robin Hood）。因为在这本书中，宋江必须竭尽全力、绞尽脑汁，让其他人不得回避、忽视或者反对自己的意见。1959年，毛泽东曾威胁道，如果他的“人民公社”政策未被施行，他就重上井冈山。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威胁几乎成为现实。事实上，只有在奥克森伯格所说的毛泽东的“平静岁月”（1955—1959）中，他才拥有了最高权力。除此之外，毛泽东经常备受冷落。他之所以能够留在中国共产党内高层，也仅仅是由于他所拥有的高度个人威望，还有他处理军政事务时的机敏灵活。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林彪事件发生以前，毛泽东就将忠于林彪的军队调离北京。当然，这种机敏还意味着其他类似的古罗马执政官式的谋略。

然而，对于一个注定要掌握权力的人来说，毛泽东常常展现出来的却是个人谦卑。恩瑞卡·匹斯切耳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3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1959年，在“大跃进”混乱时期，毛泽东曾温和地承认：“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